

季軍

葬禮

鄭靜芳

2003年4月17號，癸未年3月16日，是她的22歲生日。在她新的一年的第一秒，她收到前男友的祝福，那時她正在洗澡，量算著明天的事，她喜歡在洗澡的時候想事情……花灑的熱水沖刷著她的髮膚，每一個毛孔都在擴張，每一個毛孔都真實，水，潔淨……毛孔，真實。她更愛水蒸氣，喜歡在充滿水氣的浴室裏打量鏡中的自己，煙霧瀰漫……呼吸困難，一切都在真實與虛妄之間，在潔淨與骯髒之間，在赤裸與虛偽之間，她愛這種模糊性，更愛這種對立性。然後，選擇在深夜11點45分進入浴室，12點15分步出浴室……在夜晚與清晨的交界，洗滌自己，洗滌生活。那晚，一如往常，她11點45分進入浴室，所以，無法在癸未年3月16日的清晨第一秒，接收祝福……錯過，她跟他錯過。

她自浴室出來，一邊擦著頭髮，一邊用食指按下電腦的開關，食指……每次她都用食指按電腦開關，用食指感覺別人的嘴唇，用食指蘸剛煮好的豆腐羹……然後吮吸新鮮豆腐羹的滋味。望著自己的食指……她，發呆。頭髮的水滴落在食指上，清涼！習慣性地，拿起手機……有信息……「生日快樂」，前男友……11:59PM……錯過……跟他錯過。螢幕慘白色的光照亮了她的臉，紅潤……鼻尖沁著平均0.1毫米大的汗珠……過熱的淋浴。手機震動，拿起手機……12:20AM，按鈕，接聽……是來自火星的電話，於是跟這火星男人聊起來……1:00AM……嘟，嘟，有電話入，她一如往常，不理會，然後發現……她跟，前男友再一次錯過。她跟他就像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那麼近又那麼遠，她想。平行線，嗨，這是宿命！忽然，想起火星男人的那句話：

「有天她談起宿命，每人都循著特定的軌跡而漂浮，有時經過地球正面，有時經過背面，承受漆黑寒冷，循環不息，而她既是正面也是背面。」

昏昏沉沉，頭昏腦脹，四肢發軟！凌晨四點才睡，她無法打起精神來！刷把牙，洗把臉，意識仍在夢中，拉開厚重的窗簾，陽光，一縷，兩縷，三縷透了進來……指尖的隱形眼鏡在陽光下放出品瑩的光，像美人魚的淚。一尾綠色的魚尾，像翡翠，晶瑩剔透的人身，像白玉，在陽光下，在岩石上，在浪聲中，一滴淚，滾下……疼！淚如泉湧！不行，睡不夠六小時，眼睛拒絕隱形眼鏡。徒勞！她揉揉眼睛，醒了大半。爽膚水……乳液……防曬乳……粉底……散粉……一層一層的偽裝，描眉……抹胭脂……塗口紅……夾睫毛……上眼影……一塊一塊的面具。然後，看見了，陌生的自己，美麗的自己，虛偽的自己。虛偽，虛榮，像癮，迷上了，離不了，女人，你的名字……叫虛榮！

回到學校，她，一整天都不自在，壓抑著心中的慾望，慾望……螞蟻般的爬上心頭，她望著他，說他，像鴉片，迷上了，離不了……其實，她只是想傾訴，說不清哪來的一股慾望，沒頭沒腦，無蹤無跡，湧上來。「鴉片」，她對他說，「你像鴉片」。她靜靜地注視著他，頓了一下……「像宮澤里惠手裏的鴉片……宮澤里惠，《遊園驚夢》裏的宮澤里惠……嗯？」「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老師朗朗地讀著《論語》，他……沉思，無言。嗨，更像鴉片了！迷上了，離不了……她的眼光落在他的手錶上，鋼帶手錶，圓形，墨藍色底，一股說不出的忌妒，她忌妒

他的手錶……

就讓她任性一次，今天，是她的生日。就隨著她的慾望行事，今天，是她的生日。在這個學校，沒人知道！她享受秘密的快感，秘密，她喜歡這個詞。秘密，是紫色的，帶著三分性感，七分誘惑。秘密，不分享，就無法體諒它的魅力！她的嘴角掀起狡黠的笑意，蕩開……蕩開……「因為老師的母親去世……」班代表站立在同學面前，嘴角蠕動。她，眼神迷離，目光散渙……去世……去世……去世……蕩開……蕩開……機械化地拿出20元，買花圈用的，班代表提議的。死亡，本來離她那麼遠，在生日的今天。死亡，又離她那麼近，在生日的今天。生與死，在今天，在這個空間交遇了，撞擊了，嗨，眼冒金星，無法聚焦。她機械化地站在班代表的身旁，機械化地聽他們討論喪禮的事情，送花圈的事情，禮節的問題，程序的問題。無法聚焦。「你後天會去嗎？喪禮！」班代表問，嗨，喪禮，她考慮了一秒，點頭。她的慾望更強了，傾訴的慾望，同時，哭的慾望。就隨著她的慾望行事，今天，是她的生日。就讓她任性一次，今天，是她的生日。

回到家裡，嗨，慾望，仍然澎湃！她，面對著螢幕，在網路上游離……在這虛擬的城市，尋找虛擬的觸感，證實虛擬的存在……headphone裏傳來王菲的迷幻聲音：「靜靜地按下電源開關，屏幕的色彩越來越亮，在虛擬的城市找一個，讓心靈休息的地方，塑膠的鍵盤滴答發響，機器的聲音溫柔呼喚，拋棄了不完美的肉身，躍出了現實的天窗……」寂靜……沉淪，聲響震動耳膜，寂寞充塞心臟。她感到，空間，在無限地擴大，黑暗張開它龐大的口腔，吞噬流動的空氣……窒息！她眯起眼睛，手指無意識地舞動，像跳芭蕾舞。細細的腿……扭曲的腳尖……顫顫地舞動，被收緊的小腹……被緊束的乳房……被壓抑的肌肉……展現出一股自虐似的美！11:59pm，她拿起手機，9-6-5-9-4-2-4-0，打給鴉片一般的男人，在癸未年3月16日的最後一分鐘。「喂」……

來自世界的另一端，穿過海，躍過山，潛入地下隧道，跨過高樓大廈……來到她的空間，傳入她的耳膜，顫動她的心靈，她感覺到潮濕與冰涼……「你哭了嗎？」嗨，我哭了嗎？房間裡的火白合吐出馥鬱的芬芳……有著罌粟花的味道！

她，坐在紅磡火車站大堂的黑色皮椅上，旁邊坐著一個穿裙子，戴口罩的女生，那女生打開一本書，正在看，等人的樣子。她就這樣打量著她，嗨，無聊嘛！在她的對面，坐著一對女生，在竊竊私語，小聲說大聲笑的，應該是，一對情人！她望了望旁邊的「優之良品」，似乎沒多少客人，再看了看周圍……她等的人還沒來。她撫弄了一下黑色裙子的摺紋，裙子幽幽地發著灰黑灰黑的氣韻。這黑，讓人頭疼！食指感覺到裙子的質感，柔軟，順從。頭，更疼了。這讓人發昏的黑。左邊的太陽穴，鼓鼓跳動，順著三叉神經，直穿腦上，牙根！疼！她閉上眼睛，感覺到血液的湧動，難過，疼得好難過！身體髮膚，還有生命的感覺，你存在，所以你痛苦。她睜開眼，視線又落在這一潑黑上，她眯起眼睛，太陽穴依然鼓動。她想起，中五畢業的那一年，她在富麗西餅舖裡值夜班，每當，晚上12點以後，總有一大班男男女女，穿過店前的馬路，一色的黑，那黑，在夜裡，讓她感到刺眼，感到慾望，感到不安，感到頹廢，感到放浪，感到矛盾，感到可憐……可憐，對，就是可憐，這裙子的黑，讓她感到可憐。

她收回視線，自那一團黑，閉上眼睛，想起今天的葬禮，不，確切說，是喪禮。理論上，她跟死者沒多大關係，但是，當她聽到死訊，她的內心就沒由來的想流淚，為甚麼？因為她是女人，如此而已。她說不清為甚麼要給自己這樣的一個答案，但是，當一切都沒法解釋的時候，她總喜歡把問題歸咎於她是女人，然後，對著鏡子中的自己，微微一笑，對著在另一個空間裡可能同樣存在的鏡子中的自己，「嗨，因為你是女人！」如此而已。然後，她就好像看見鏡子中的自己，也對自己微微一

笑，「對呀，因為你是女人！」她，很喜歡鏡子，總覺得，鏡子裡真實地存在另一個空間，固執地認為。隔著一層玻璃一層水銀，看到一個學生的世界，全然相同，又全然不同，哪一端才是真實？誰知道呢？這種偏執的看法令她有一段時間苦惱過。也許，她想，鏡子裡是一個形而上的世界，鏡子外是一個形而下的世界，鏡子裡的自己，不沾這真實世界的污濁，所以特別純潔，也特別動人！只是也許。

袋子裡的手機在不安地震動與鼓譟，她掀開香檳金的SIEMENS8008的話蓋，那一頭傳來了鴉片一樣的男人的聲音，「我們到了。」她扭轉頭，望向優之良品那邊，看見了穿著灰黑色西褲黑色襯衫的他，旁邊站著夫子與女生M，以這種距離看人，是最完美的，她想，清晰，肯定，有距離感。她緩緩的合上手機話蓋，走向他們，像失群的螞蟻，終於找到了同伴。站在優之良品的門口，紅磡火車站大堂的中央，與同伴在一塊，她，竟有迷路的感覺，一切都那麼的失重，迷失，眼神無法聚焦。女生M在滔滔不絕地說著學校評議會的事，看著她那帶著口罩的臉，看不到嘴型的嘴在不停地開合。非典型肺炎似乎也無法阻擋她說話的慾望，她的頭，越發疼了。要是，在一刻，她能馬上昏睡，站著昏睡，那該多好。沉默……她的周圍忽然陷入一種死亡般的沉默，帶著凝重的黑與耀眼的白，空氣變得沉重，空氣粒子的間距變得非常狹窄，就像一杯在卡拉OK房要求重做的過濃好立克。她，又再次無可救藥地陷入自己的場所，像駝鳥一樣，把頭埋入了自己挖的地洞，貪婪地吸著飽含泥土的溼度與清新的空氣。

也不知道怎樣，他們進入了隧道，穿過了天橋，步伐匆忙，就像死神在背後追趕。這一路上，她都盡量保持沉默，不知道為甚麼，她總覺得，她應該保持沉默，但又覺得應該說些甚麼，在考慮這問題的時候，三叉神經又抽搐般地疼。她低聲對鴉片一般的男人說：「為了喪禮，特意走去買衣服，因為家裡沒有適合喪禮穿的衣服。」他打量她的衣服：「哦！我也

是試了好多套，總怕穿得不端莊會失禮。」沉默……後來趕上的女生R插嘴道：「我的衣服也是向別人借的，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呀！」沉默……在等綠燈的當兒，她又覺得應該說些甚麼，於是望著自己的鞋子，她說：「這鞋子，也是當學生大使時買的，要不，又要買才有合適的鞋子。」「很高貴呀，這鞋子。」他意圖讓氣氛輕鬆點。她望著他的眼睛，眼鏡後面的單眼皮眼睛，右眼眼白處，有一小塊淡啡色的陰影，不細心看真看不出來。她移開視線，沉默……

在到達永恆殯儀館前，她一直在思考淡啡色陰影的問題，因為有所想，腦子裡就沒有那種難以忍受的空。思考完這問題30秒後，夫子說：「其實我蠻想從事殯儀事業，這挺有趣的，只是奏奏哀樂，舉行儀式而已，但現在這行業也開始衰落了！」她抬頭望了望他，真不愧是夫子。夫子，嗨，是一個世紀初的恐龍，在他的身邊，你會嗅到濃濃的書卷氣，就是那種老老舊舊的圖書館的味道，霉霉的，冷冷的，長年見不到陽光的那股味。那是一種不屬於這時代這地域的味，遙遠而迷濛。這味，掀起她淡淡的感情，一種很是熟悉的感情。記憶中就有著這樣的一個地方，這樣的一股味，記憶中的老圖書館。

……老圖書館昏暗昏暗的，很小，很霉，很靜——嗅得到的死寂。那時，她讀小學，孤僻，自卑，固執。也沒有太多的朋友，她不大容易相信人！那個時候，世界，在她眼裡，是昏暗的，無希望的，古怪的，就像拉著長臉的婦人。書就成了她唯一的好友，她遇到書就像乾涸的泥地遇到雨水，歇斯底里地到老舊的圖書館裡搜羅故事：《安徒生童話》、《天方夜譚》、《360夜》、《世界五千年》、《希臘神話》、《寓言大全》等等。她記得，那裡，有很多書，全都用鐵架整齊地排好，儼然透露士兵般的威嚴，那裡的書，大部份都很舊，都起了毛邊，而且發出一股霉味。圖書館裡充斥著稀薄的黑暗，只有門口及旁邊的兩個窗口滲進一些陽光進來，像老屋子裡的玻璃瓦透下來

的光柱，看得見塵埃在光柱裡翩翩地飛舞——像飛蛾戀著燈火般。那裡，還有一個高高的長方形櫃檯，消極地分隔著兩個世界，散發出一股沒由來的神秘，每次她還書，櫃檯那邊的圖書管理員總是一手拿書一手拉開沉重的抽屜，然後用手指劃過裡面的卡片，靈巧的一抽，就把書卡抽出來，像切豆腐般的利落，插進書的最後一頁。然後，抬起頭來，撐著一對睡眠不足的泡眼，以慢八度的聲音對她說：「又來幫你媽借書嗎？」而她，總是咕嚕地吞一下口水，點點頭。管理員認識她媽媽，總是特別通融她借超過3本書，有興致的時候也會推薦一些故事書給她。她總是踮著腳尖，細聲細氣地跟管理員說話。然後小心翼翼地走進圖書館，謹慎地翻閱著書架上的書，小心地不發出任何的聲音，常常一翻就是一個多小時，藉著圖書館的微弱光線細細地閱讀，小心地選擇。在這過程中，那股霉霉的書卷味，總是伴隨著她……在大學裡第一次聽到夫子朗讀，她的嗅覺細胞就似乎又再次聞到那霉霉的書卷味，聽到沙沙翻書聲，看到昏暗的老圖書館，想起光柱裡的塵埃……

當她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身處擁擠的電梯內，她站在電梯的右邊最角落，抬高一雙無法聚焦的眼睛，宿命式地盯著電梯門上的層數顯示器，1…2…3…4…5，門打開…門閉上…6…7，門打開，她走出，隨著人流。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就像是沙漠中的一顆砂礫，昏黃色的悲哀，鋪天蓋地籠罩過來，宿命的徒勞！她並不是沒經歷過親人的死亡，爺爺的死…三舅母的死…她，都沒多大的感覺，只是覺得，生命在結束的時候結束了，如此而已，無所謂悲哀，無所謂可惜。爺爺的死，她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只是被通知奔喪，所以就急急忙忙趕回自己的出生地，她的第一個家鄉。還記得，她到達的時候，表姊正與奶奶抱頭痛哭，坐在長長的木曠床上，在老屋子長長的走廊裡，陰森森地抽泣，她永遠記得那一幕。三舅母死的時候，她在香港，對此，她的反應就更加淡漠，只是說了一句：「死了？」然後回

到自己的房間，繼續當天的功課。而今天，一個素未謀面的太師母死了，她，竟如此的悲哀！為甚麼呢？她無法回答，於是對自己說：「因為你是女人。」

「找姓郭的麼？」殯儀館的接待人員低聲問道。

「是的。」鴉片一樣的男人回答。

「哦，這邊。」接待人員指了指前面。

靈堂的門口高高地掛著兩個白色大燈籠，用黑色的毛筆字寫著「九十有三」。高壽，她心想，爺爺74歲就死了，三舅母50就死了，相比之下，她家族的人似乎都短壽，她，會不會再創新低呢？

「有客到。」

她們在門口旁邊的桌子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每人拿了一包白色封子。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謝禮。」

她們機械化地鞠躬，上香，歸座，井井有條。

港式的葬禮，每次在電視裡看見都覺得怪驚扭的，跟家鄉的喪葬儀式完全不同，有一種文明的虛偽感。靈堂裡，很安靜，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原始本能的流露，取而代之的是濃重的、死一般的文明沉默。她，想起死海，聽說，死海是世界上鹽份最高的海，因為鹽份高，密度也特別高，人可以被海水承托在上面，就像坐在死亡的黑色綢緞上，淹不死。這靈堂空氣的密度很高，死海般。她們就像死海裡整齊排列的魚，坐在最後的一排椅子上，一排五人，剛好的一串浦燒鰻魚，宿命地穿連在一起，置身於這個死亡的場所。

置身於這個場所，她努力地想把握些甚麼，然而高密度的空氣，卻令她無法思考。忽然想起村上春樹，於是就細心地，專心一意的數花圈，一共21個花圈，模式大同小異，她還特意看花圈上的文字，然而並沒有值得驚喜的東西，嗨，還能期待些甚麼呢？當中有三分之一的花圈都是由於郭老師的緣故而送，這就更增添了悲哀——太師母的悲哀。

哀樂奏起了，她把自己的手緊緊地握緊

了，尼姑們拿著樂器，分兩行站著，口中嘮嘮諾諾，用一種遠古的語言傾訴著淡淡的悲哀，召喚著迷失的靈魂。她閉上眼睛，沉迷在哀樂的聲韻當中，三叉神經韻律式地跳動，像鋼琴上跳躍的琴鍵，竟有一種抽搐般的自虐美。哀樂像黑色的布甸，以緩慢的速度變涼…凝結，凍住空間，凍住哀愁，一切就像到達了永恆的靜止。聲音流失了，黑色的布甸於是慢慢地消融…消融…她，睜開眼睛，郭門上下全都跪在靈前，披麻帶孝的身子像蜷縮的白肉蝦仁，宿命式的低著頭，就像一盤蝦仁冷盆，以悲哀為佐料，以哀樂為伴菜，冷冷地上場。她靜靜地看著這一切，手又握緊了幾分，神思跨越空間，她忽然想起去世了的爺爺。

……爺爺的棺木就在她的身旁，棺木的蓋子半開半合，鮮紅色的顏色，刺眼。她半跪在棺木前，看見裡頭的爺爺，壽衣穿戴整齊，嘴唇因為收縮，半開著，就像閉著眼睛在微笑，他的手裡拿著一串狀似月餅的東西，交叉放在腹部上。她把身子再往棺木靠攏，紅色的棺木張開血紅的大嘴，引領著她，似乎想要把她帶入另一個空間，她忍不住把手伸進棺木裡，想撫摸爺爺微笑的嘴唇，然而被繼母一把拉住。她，回頭，繼母蜜糖色的皮膚發著金屬色的光澤，高聳的鼻子上分佈著平均1毫米的汗珠，意味深長的注視著她，她小心的數了一下，一共33顆汗珠，嗨33，不吉利的數字。回過頭，她仍然細心的打量著已經死掉的爺爺，姿勢由半跪變為半坐，兩手抵住棺木的邊緣，細細看著沒有靈魂的爺爺的軀殼。心想，爺爺的靈魂到哪去了呢？就這樣的姿勢，保持了大概15分鐘，她就覺得累了，於是在棺木旁找個位置坐下來。祠堂的地上鋪滿了乾稻草，空氣裡充滿稻草的香氣，她挨著牆，靜默的注視著紅色的棺木……

尼姑繼續以死亡的韻律搖擺著手中的鈴，撞擊著手中的「喳喳」，嘴唇應和節奏一開一合地蠕動，她想起蚯蚓，想起聞一多的〈也許〉，地底下的蚯蚓，在腐爛的身體裡來回徘徊。尼姑的嘴唇就是死亡的使者，以死亡的音

符，引導迷失的靈魂。她又想起火，哀怨的火苗，扭動纏綿柔軟的身體，以吞噬一切的媚惑，燃燒，軀體，靈魂，成煙成灰，用泡一壺茶的時間。

「儀式完了，我們就離開。」隔著口罩，鴉片一樣的男人細聲說道。

然而，招魂曲似乎以一萬光年的時間，以蚯蚓的速度緩慢移動，她覺得自己像漂浮在銀河裡，死亡一樣的黑，與閃電一樣的白，交錯而來，湧上來，退下去……如海潮。想起村上春樹的森林，那個介乎於生與死的場所，入口打開了，此刻，她心中暗想。太師母的靈魂，是不是也進入了這個場所呢？在生與死之間，處於灰色的地帶。尼姑的死亡音符如蚯蚓侵入這個森林，引導靈魂進入另一個入口，死亡入口。想起大江健三郎的「在」，太師母是不是返回了「在」的那個屬於她自己的樹根呢？

……煙霧瀰漫，祠堂裡白茫茫的一片，燻得人眼都睜不開，眼淚如泉湧，然而並非悲哀。她跟在父親的身後，低著頭，走幾步，跪一下，膝蓋痛得有點受不了，整個人昏昏沉沉，就像身處雲端般的失重。法師一邊打著「喳喳」，一邊如青蛙般的在萬籟俱靜的深夜，傾訴著遠古的語言，呼喚著迷失的靈魂。圍繞呈正方形的祠堂，她與父親與繼母與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與叔叔嬸嬸與唐弟與大姑丈二姑丈二姑丈與表姊表弟，以螞蟻的隊列，緩慢地，在那個非生非死的空間，打轉……以扭曲的淒厲的非人的哭泣，呼喚迷失了的爺爺靈魂……一圈…兩圈…三圈……跪下…哭泣…跪下…哭泣，週而復始，始而復週，週而復始，始而復週……「回來唷…回來唷…你的子孫在叫你唷…外面風大雨大唷…衣食不足唷…回來唷…」法師站在祠堂門口的石板階梯下，面對大山，一邊搖鈴，一邊揮舞著招魂棒，一邊以拉長的古老客家腔調，唱起迷人的招魂曲……她有點迷糊，靈魂如白色的魅影，以地殼移動的速度，慢慢出竅，她無法集中精神，在這蠱惑的招魂曲下，一切都無力而扭曲，一切都徒勞而宿命……

「一鞠躬，再鞠躬，家屬謝禮。」

像符號般的話語再度響起，她們，轉身，離去。

手中緊緊握著白色封子，她們以最快的速度吃掉封子裡的糖——椰子味的，椰子的甜味蔓延整個口腔，舌尖移動，扭轉，跨越了生與死。儘管吃糖並不會弄髒嘴，她們仍然若有其

事地用封子裡的紙巾擦了擦嘴，然後，丟棄。最後她們商議如何用掉封子裡的一元港幣，有人提議買紙巾，有人提議買報紙，有人提議買車票。她不言語，只是舌尖轉動，轉動，再轉動，探索最後一絲的椰子甜味，並努力地把它記憶下來。鬆開手中緊緊握住的一元港幣，看見它的發行日期：1997。

